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卷三百七十九
八十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十七　史部

宋史卷三百七十九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三十八

章誼　韓肖胄　陳公輔　張嚳

胡松年　曹勛　李植　韓公裔

章誼字宜叟建州浦城人登崇寧四年進士第補懷州司法參軍歷漳台二州教授杭州通判建炎初陳通寇

錢塘城閉部使者檄誼聚杭州七縣弓兵以張聲勢會王淵討賊誼隨淵得入城賊平旋加撫定人皆德之帝幸臨安苗劉為變帝御樓宰臣百執事咸在人心恟恟帝問羣臣曰今日之事何如浙西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時希孟輒曰乞問三軍誼越班斥之曰問三軍何義若將鼓亂耶希孟却立屏息帝嘉之事定竄希孟吉陽軍誼遷二秩擢倉部員外郎奉使二浙貿易祠牒以濟軍用以稽遲罷未幾召為駕部員外郎遷殿中侍御史

張浚宣府陜西誼奏自趙哲退敗事任已重處斷太重
當除副貳使之自助何㮚贈官誼論其折衝無謀守禦
無策乃中國招禍之首乞寢免邵青自太平乘舟抵平
江所至刼掠誼請置水軍於駐蹕之地且言古舟師有
三等大為陣脚次為戰船小為傳令皆可為戰守之備
詔淮南三宣撫措置誼又獻戰守四策謂金人累歲南
侵我亦累歲奔走蓋謀國之臣誤陛下也比者駐蹕楊
州有兵數十萬可以一戰斥候不明金人奄至踰江而

東此宰相黄潛善汪伯彦過也前年移蹕建康兵練將勇據長江之險可守矣舟師不設二相異意金人未至遵海而南此宰相吕頤浩過也不知今年守戰之策安所從出執政大臣誰為陛下任此事者臣愚謂有江海必資舟檝戰守之具有險阻必資郡縣防守之力有兵將必駕馭撫循不可為將帥自衛之資有糧賦必漕運轉輸不可為盜賊侵據之用四者各付能臣分路以辦重賞嚴罰誰敢不用命哉詔問保民弭盜遏敵生財之

策誼對曰去姦貪殘虐之吏則民可保用循良廉平之吏則盜可弭敵勢未遏以未得折衝禦侮之臣財賦未裕以未得掌財心計之臣凡此四者任人不任法則政治可得而治矣詔集議明堂配享胡直儒等請合祭天地而以太祖太宗配誼言稽之經旨則未合參之典故則未盡施之事帝則未為簡嚴今國家既以太祖配天於郊比周之后稷則太宗宜配帝於明堂以比周之文王仁宗皇祐二年始行明堂合祭天地並配祖宗乃一

時變禮至嘉祐七年再行宗祀已悟皇祐之非乃罷配享仍徹地示之位故有去並侑煩文之詔如嘉祐之詔則太祖地示已不與祭元豐正祀典之詔則悉罷羣祀臣等謂將來明堂大饗宜專祀昊天上帝而以太宗配後不果行紹興二年除大理卿宰相奏知平江府帝曰諠儒者賴其奏讞平恕使民不寃勿令補外尋除權吏部侍郎乞詔有司編類四選通知之條與一司專用之法兼以前後續降指揮自成一書如此則銓曹有可守

之法姦吏無舞文之弊書成而吏銓有所執守復改刑部侍郎兼詳定一司敕令詮奏比脩紹興敕令格式其忠厚之意則本於祖宗其綱條之舉則仍於舊貫今在有司爲日既久州縣推行漸見牴牾欲承疑遵用則衆聽惑而不孚欲因事申明則法屢變而難守乞詔監司郡守與承用官司參考祖宗舊典各摭新書之闕遺條具以聞然後命官審訂刪去著爲定法遷徽猷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詮奏漢有南北兩屯唐有南北兩衛皆

天子自將之兵祖宗所置殿班親軍處禁門之内皆極天下之選今日神武兵萃於五軍多逃亡之餘市井之人殿班親軍倚以侍衛者曾無千百願陛下酌漢唐南北禁衛之意脩本朝遴選班直之法選五軍及諸州各為一衛合取萬人分為兩衛則禁衛增嚴王室大競矣四年金遣李永壽王翊來求還劉豫之俘及西北人在東南者又欲畫江以益劉豫時議難之欲遣大臣為報使參政席益以母老辭薦誼為代加誼龍圖閣學士充

軍前奉表通問使給事中孫近副之誼至雲中與尼堪
烏舍論事不少屈金人諭亟還誼曰萬里銜命兼迎兩
宫必俟得請金人乃令蕭慶授書併以風聞事責誼誼
詰其所自金人以實告乃還至南京劉豫留之以計得
歸帝嘉勞之擢刑部尚書是冬帝親征王師大捷於淮
陰誼扈從還臨安遷戶部尚書誼言祖宗設官理財内
則戶部外則諸路轉運使副東南委輸最厰則又置發
運以督諸路供輸之入皆有移用補助之法戶部仰以

不乏者也今川廣荊湖土貢歲輸不入王府者累年矣皆發運使失職之罪也頃因定都汴京故發運使置司真泗今駐吳會則發運當在荊湖南北之間望討論發運置司之地選能臣以充其任又言戶部左右曹之設諸路則運司左曹之屬也提舉則右曹之屬也若復發運司於諸路各置轉運使副二員以一員檢察常平以應右曹之選則戶部財用無陷失矣五年以疾請郡除龍圖閣學士知溫州適歲大旱米斗千錢誼用劉晏招

商之法置場增直以糴米商輻湊其價自平部使者以狀聞詔遷官一等六年移守平江時將臨幸供億繁夥誼處之皆當於理名對賜帶笏帝曰此不足以償卿之勞其勿謝明年移蹕建康復為戶部尚書誼奏屯田之策謂京西湖北淮南東西失業者最多朝廷必欲家給牛種人給錢糧以勸耕則財力不足今三大將各屯一路如各捐數縣地均給將士收其餘以省轉輸非小補也七年帝還臨安以誼為端明殿學士江南東路安撫

大使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未幾提舉亳州明道宮代還八年卒年六十一謚忠恪誼寛厚長者故事臺官言事非挾怨以快已私即用仇家言為人報復誼獨存大體士論歸之立朝論事奏疏無慮數十百篇皆經國濟時之策初席益薦誼使金帝曰誼亦母老朕當自諭之誼聞命略無難色戒其家人勿使母知將行告母曰是行不數月即歸大似往年太學謁告時爾及還母竟不知其使金也誼卒毋年九十二子八人騆駒駟驔騂騆

馳騆

韓肖胄字似夫祁州安陽人曾祖琦祖忠彦再世為相父治肖胄以蔭補承務郎歷開封府司録與府尹同對殿中徽宗問其家世賜同上舍出身除衛尉少卿賜三品服尋假給事中充賀遼國生辰使既還時治守相州請祠肖胄因乞補外侍疾詔除直祕閣知相州代其父任陛辭帝曰先帝詔韓氏世官于相卿父子相代榮事也在相四年王師傅燕肖胄築幽薊且有變宜陰為守

備已而金騎入境野無所掠而去建炎二年知江州入為祠部郎遷左司嘗言中原未復所恃長江之險淮南實為屏蔽沃野千里近多荒廢若廣脩農事則轉餉可省兵食可足自是置局建康行屯田於江淮又應詔陳五事曰遠斥堠戢戍兵防海道援中原脩軍政擢工部侍郎時川陜馬綱路通塞不常肖胄請於廣西邑州置司互市諸蕃馬詔行之時名侍從問戰守討肖胄條奏千餘言帝稱其所對事理簡當吏部尚書席益歎曰援

古証今切於時用非世官不能也紹興二年詔百官各言省費裕國强兵息民之策肖胄言天下財賦窠名舊悉隷三司今户部惟有上供之目而已問諸路窠名於户部户部不能悉問諸州窠名於漕司漕司不能悉失一窠名則此項遂亡願詔諸路漕司括州縣出納可罷罷之可併併之立為定籍漕司總諸州户部總諸路則無失陷矣經費之大莫過養兵今人亡而冐請者衆願立諸軍覈實之法重將帥冐請之罪則兵數得實餉給

不虛省費裕國此其大者生民常賦之外迫以軍期吏緣為姦歛取百端復為寇所迫逐田桑失時寇去復業未及息肩催科之吏已呼其門矣願詔郡邑招集流散官貸之種俟及三年始責其賦置籍書之以課殿最強兵息民此其先者時多所采納又請復天地日月星辰社稷之祀於是下有司定一歲祭禮遷吏部侍郎時條例散失吏因為姦肖胄立重賞俾各省記編為條目以次行之舞文之弊始革陣亡補官得占射差遣而在部

常調人守待不能注授且有短使重難肖胄請陣亡惟許本家用恩例異姓倖經任妝使遂無不均且嚴六部出入之禁而請託不行三年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充通問使以胡松年副之肖胄慨然受命時金帥尼堪專執政方恃兵强持和戰離合之策行人皆危之肖胄入奏曰大臣各循已見致和戰未有定論然和乃權時之宜他日國家安彊軍聲大振誓當雪此讐恥今臣等行或半年不返命必復有謀宜速進兵不可因

臣等在彼而緩之也將行母又語之曰汝家世受國恩當受命即行勿以我老為念帝稱為賢母封榮國夫人肖冑至金國金人知其家世甚重之往返纔半年自帝即位使者凡六七年未嘗報聘至是始遣人偕来肖冑先北使入對與朱勝非議不合力求去以舊職知温州提舉臨安府洞霄宫五年詔問前宰執戰守方略肖冑言女真等軍皆畏服西兵勁鋭喜戰今三帥所統多西人吴玠繼有捷奏軍聲益振敵意必揺攻戰之利臣固

知之自荆襄至江淮綿亘數千里不若擇文武臣僚按行計度求險阻之地屯兵積糧則形勢相接今淮東西雖命宣撫使然將屯置司乃在江上所遣偏裨分守不過資以輕兵勢孤力弱難以責其固志當移二將於江北使藩籬可固又言諸大將之兵自主庭户更相譬疾若欲並遣進攻宜先命總帥分以精銳自成一軍號令既一則諸將疇敢不聽命畿甸山東關河之民怨金人入骨當以安集流亡招懷歸附為先今淮南江東西荒

田至多若捨境上之人授田給糧捐其賦租必將接跡而至又奏江之南岸曠土甚多沿江大將各分地而屯軍士舊為農者十之五六擇其非甚精鋭者使之力耕農隙則試所習之技藝秋成則均以所種之禾麥或募江北流徙及江南無業願遷之人分給之粗為營屯止則固守出則攻討起知常州名赴行在提舉萬壽觀尋除僉書樞密院事和議已定復命肖胄為報謝使接伴者逆於境謂當稱謝恩使肖胄論難三四反遂語塞既

至金遣人就館議事肖胄隨問隨答衆皆聳聽其還給

輜車及頓遞宴設自肖胄始除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

尋奉祠與其弟膺胄寓居于越幾十年事母以孝聞弟

不至不食所得恩澤皆先給宗族卒年七十六謚元穆

琦守相作晝錦堂治作榮歸堂肖胄又作榮事堂三世

守相郡人以為榮

陳公輔字國佐台州臨海人政和三年上舍及第調平

江府教授朱勔方嬖倖當官者奴事之公輔絶不與交

勔有兄喪諸生欲往弔公輔不予告勔不悅諷權要移公輔越州累遷權應天府少尹除祕書郎靖康初二府多宣和舊人公輔言蔡京王黼用事二十餘年臺諫皆緣以進唐重師驥為太宰李邦彦引用謝克家孫覿為纂脩蔡攸引用及邦彦作相又附麗以進此四人者處臺諫之任臣知其決不能言宰相大臣之過願擇人臣中朴茂純直能安貧守節不附權倖慷慨論事者列之臺諫則所任得人禮義廉恥稍稍振起敵國聞之豈不

畏服哉時吴敏李綱不恊公輔奏陛下初臨萬機正賴其同心合謀而二臣不和已有其跡願諭以聖訓俾務一心以安國家徽宗渡江未還人情疑懼公輔力陳父子之義宜遣大臣迎奉欽宗嘉之擢為右司諫孟夏享景靈宫遂幸陽德佑神觀公輔諫不當如平時事宴游論蔡京父子懐奸誤國終未行遣今朝廷公卿百執事半出其門必有庇之者詔謫京崇信軍節度副使德安府安置又奏朱勔罪惡都城之民皆謂已族滅其家乞

勿許其子姓隨上皇入京時有指公輔為李綱之黨鼓唱士庶伏闕者公輔自列因辭位後陳三事其一言李綱書生不知軍旅遣援太原乃為大臣所陷必敗事其二言余應求不當以言遠謫其三言方復祖宗法度馮澥不宜更論熙寧元豐之政語觸時宰遂與應求程瑀李光俱得罪斥監合州稅高宗即位召還除尚書左司員外郎明年始達維揚初李綱得政公輔自外除郎未至而綱罷改南劍州尋予宫觀紹興六年召為吏部員

外郎疏言今日之禍實由公卿大夫無氣節忠義不能
維持天下國家平時既無忠言直道緩急詎肯仗節死
義豈非王安石學術壊之耶議者尚謂安石政事雖不
善學術尚可取臣謂安石學術之不善尤甚於政事政
事害人才學術害人心三經字說詆誣聖人破碎大道
非一端也春秋正名分定褒貶俾亂臣賊子懼安石使
學者不治春秋史漢載成敗安危存亡理亂為聖君賢
相忠臣義士之龜鑑安石使學者不讀史漢王莽之簒

揚雄不能死又仕之更為劇秦美新之文安石乃曰雄之仕合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五季之亂馮道事四姓八君安石乃曰道在五代時最善避難以存身使公卿大夫皆師安石之言宜其無氣節忠義也復援左司諫言中興之治在得天得人以孝感天以誠得民帝善其深得諫臣體賜五品服令尚書省寫圖進入以便觀覽公輔感帝知遇益罄忠鯁言正心在務學治國在用人朝廷之禍在朋黨仍乞增輪對官令審計官告糧料

榷貨監倉及茶塲等官有已見許面對時有詔將駐蹕
建康公輔上疏陳攻守之策且乞遴大臣鎮淮西增兵
將守要害使西連鄂岳東接楚泗皆有猗角之形徽宗
訃至公輔請宮中行三年之喪視朝服淡黄羣臣未可
純吉服明堂未當以徽宗配宜罷臨軒策士又乞權罷
講筵事不行遷尚書禮部侍郎會趙鼎言進退人才乃
其職分疏稍侵公輔因力請祠除集英殿脩撰提舉江
州太平觀尋知處州升徽猷閣待制乃提舉太平觀卒

年六十六贈大中大夫有文集二十卷奏議十二卷行於世公輔論事剴切疾惡如讐惟不右程頤之學士論惜之

張嶧字柔直福州人舉進士為小官不與世詭隨時蔡京當國求善訓子弟者嶧適到部京族子應之以嶧薦嶧再三辭不獲遂即館京亦未暇與之接嶧嚴毅聳拔意度凝然異於他師諸生已不能堪忽謂之曰汝曹曽學走乎諸生駭而問曰嘗聞先生教令讀書徐行未聞

教以走也黼曰天下被而翁破壊至此旦夕賊來先至而家汝曹惟有善走庶可逃死爾諸子大驚亟以所聞告京曰先生心恙京矍然曰此非汝所知也即見黼深語黼慷慨言曰宗廟社稷危在旦夕京斂容問計黼曰宜亟引耆德老成置諸左右以開道上心羅天下忠義之士分布内外為第一義爾京因扣其所知遂以楊時薦於是名時黼後守南劍州遷福建路轉運判官未行會范汝為陷建州遣葉徹擁衆趍南劒時統制官任士

安駐軍城西不肯力戰甯獨率州兵與之戰分為數隊令城中殺羊牛豕作肉串仍多具飯將戰則食第一隊人既飽遣之入陣便食第二隊人度所遣兵力將困即遣第三隊人往代第四至五六隊亦如之更迭交戰士卒飽而力不乏徹中流矢死衆敗走甯知士安懼無功即函徹首與之州兵皆憤甯曰賊必再至非與大軍合力不能破也士安得之大喜遂馳報諸司謂已斬徹未幾徹二子果引衆聲言復父讐縞素來攻於是士安與

州兵夾攻大敗之城賴以全再知處州嘗欲造大舟幕僚不能計其直嚮教以造一小舟量其尺寸而十倍算之又有欲築紹興園神廟垣名匠計之云費八萬緡嚮教之自築一丈長約算之可直二萬即以二萬與匠者董役内官無所得乃奏紹興空乏難濟太后遂自出錢費三十二萬緡以直龍圖閣知處州蕩平餘寇進祕閣脩撰卒後廟食邵武

胡松年字茂老海州懷仁人幼孤貧母粥機織資給使

學讀書過目不忘尤邃於易政和二年上舍釋褐補潍州教授八年賜對便殿徽宗偉其狀貌改校書郎兼資善堂賛讀為殿試參詳官以沈晦第一徽宗大悦曰朕久聞晦名今乃得之遷中書舍人時方有事燕雲松年累章謂邊釁一開有不勝言者咈時相意提舉太平觀建炎間密奏中原利害名赴行在出知平江府未入境貪吏解印斂跡以興利除害十七事揭于都市百姓便之加徽猷閣待制奏防江利害一曰立國無藩籬之固

二曰遣將無首尾之援三曰不攻敵技之所短名為中
書舍人言武昌九江建昌京口吳江錢塘明越宜各屯
水戰士三千以為備唐恪追復觀文殿學士松年繳奏
曰靖康之禍何㮚輕脫寡謀宜為罪首去年秦檜還朝
力稱其抗義守正遂被褒贈已大咈士論今恪子瑑自
陳其父不獲伸迎請二帝之謀飲藥而死此事凜然追
踪古人宜詔有司詳考實狀庶不為虛美以示激勸除
給事中會選將帥松年奏富貴者易為善貧賤者難為

功在上之人識擢何如爾願陛下親出勞軍即行伍蒐簡之必有可為時用者又奏恢復中原必自山東始山東歸附必自登萊密始不特三郡民俗忠義且有通泰飛艘往來之便除兼侍講王倫使金還言金人欲再遣重臣來計議以松年試工部尚書為韓肖胄副充大金奉表通問使時使命久不通人皆疑懼松年毅然而往至汴京劉豫令以臣禮見肖胄未答松年曰聖主萬壽豫曰聖意何在松年曰主上之意必復故疆而後已使

還拜吏部尚書岳飛收復襄漢令松年籌度守禦事松年奏乞飛班師徐窺劉豫意向若豫置不問其情叵測當飭將士謹疆場可也又條戰艦四利一曰張朝廷深入之軍勢二曰固山東欲歸之民心三曰震疊強敵使不敢窺江浙四曰牽制劉豫不暇營襄漢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首奏八事立規摹以定中興之基振紀綱以尊朝廷之勢馭將帥使知畏撫士卒使知勸收予奪之柄察毀譽之言無以小疵棄人才無以虛文廢

實效又薦張敵萬向在淮南誘敵深入步騎四集悉陷於淖無得解者金人至今膽落乞令統率軍馬别為任使庶幾外閫漸多名將不獨仗倚三四人而已諜報劉豫於登萊海密具舟楫淮陽順昌積芻粟欲憑藉金人侵我邊鄙議者謂韓劉岳各當一面可保無虞松年奏三人聲勢初不相屬緩急必不相救況海道闊遠蘇秀明越最為要衝乞選精兵萬人命一大臣往駐建康親督世忠光世守采石馬家渡以張兩軍之勢仍以兵五

千屯明州平江控禦江海或無人可遣臣願疾馳以赴
其急詔遣松年往江上與諸將會議進討因覘賊情帝
決意親征遂次平江命松年權參知政事專治戰艦張
浚專治軍器松年曰議論既定力行乃有效若今日行
明日止徒紛紛無益俄以疾提舉洞霄宮卜居陽羨雖
居閒不忘朝廷事屢言和糴科斂防秋利害帝皆嘉納
十六年病革呼其子曰大化推移有所不免乃就枕鼻
息如雷有頃卒人謂不死也年六十松年平生不喜蓄

財每除官例賜金帛以軍興費廣一無所陳請或勸其白于朝曰弗請則已白之是沽名也喜賔客奉入不足以供費或請節用為子孫計松年曰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況俸廩主上所以養老臣也自持囊槖至執政所舉自代皆一時聞人所薦一以至公權勢莫能奪方秦檜秉政天下識與不識率以疑忌置之死地故士大夫無不曲意阿附為自安計松年獨鄙之至死不通一書世以此高之

曹勛字公顯陽翟人父組宣和中以閤門宣贊舍人為睿思殿應制以占對開敏得幸勛用恩補承信郎特命赴進士廷試賜甲科為武吏如故靖康初為閤門宣贊舍人勾當龍德宫除武義大夫從徽宗北遷過河十餘日謂勛曰不知中原之民推戴康王否翌日出御衣書領中曰可便即真來救父母并持韋賢妃邢夫人信命勛問行詣王又諭勛見康王第言有清中原之策悉舉行之毋以我為念又言藝祖有誓約藏之太廟不殺大

臣及言事官違者不祥勛自燕山遁歸建炎元年七月至南京以御衣所書進入高宗泣以示輔臣勛建議募死士航海入金國東京奉徽宗由海道歸執政難之出勛于外凡九年不得遷秩紹興五年除江西兵馬副都監勛以遠次為請改浙東言者論其不閑武藝專事請求竟奪新命十一年烏珠遣使議和授勛成州團練使副劉光遠報之及淮遇烏珠遣還言當遣尊官右職持節而來蓋欲亟和也勛還遷忠州防禦使金使蕭毅等

來命勛為接伴使未幾落階官為容州觀察使充金國
報謝副使名入内殿帝洒泣諭以懇請親族之意及見
金主正使何鑄伏地不能言勛反覆開諭金主首肯許
還梓宮及太后勛歸金遣高居安等衛送太后至臨安
命勛充接伴使遷保信軍承宣使樞密副都承旨二十
九年拜昭信軍節度使副王倫為稱謝使時金主亮已
定侵淮計勛與倫還言鄰國恭順和好無他人譏其妄
孝宗朝加太尉提舉皇城司開府儀同三司淳熙元年

卒贈少保

李植字元直泗州臨淮人幼明敏篤學兩舉于鄉從父中行客蘇軾門太史晁無咎見之曰此國士也以女妻焉靖康初高宗以康王開大元帥府湖南向子諲轉運京畿時羣盜四起餉道阨絶環視左右無足遣者有以植薦遂借補廸功郎使督四百艘總押犒師銀百萬糧百萬石招募忠義二萬餘衆自淮入徐趨濟凡十餘戰卒以計達時高宗駐師鉅野聞東南一布衣統衆而至

士氣十倍首加勞問植占對詳敏高宗大悅親賜之食曰得一士如獲拱璧豈特軍餉而已承制授承直郎留之幕府植三上表勸進願蚤正大寶以定人心以應天意三降手札奬諭植感激知遇言無不盡為汪伯彥黄潛善所忌高宗既即位為東南發運司幹辦公事尋以奉議郎知潭州湘陰縣經楊么蕩析植披荆棘立縣治發廩粟振困乏專以撫摩為急丞相張浚督師江上知植才薦為朝奉郎鄂州通判大盜馬友孔彦舟未平植

請脩戰艦習水戰分軍馬為左右翼大破彦舟伏兵誅馬友二盜平浚以破賊功上於朝轉朝奉大夫通判荆南府秩滿除尚書户部員外郎時秦檜當國凡帥府舊僚率皆屏黜浚亦去國植即丐祠奉親寓居長沙之醴陵十有九年杜門不仕檜死子諲以户部尚書居邇列語及龍飛舊事識植姓名除户部郎中名植始入見帝曰朕故人也方有意大用以母老每辭願便養除知桂陽軍丁母憂歸葬哀毁廬墓有白鷺朱草之祥劉鎮遺

之書曰忠臣孝子元直兼之矣服闋參政錢端禮薦差知瓊州陛辭帝慨然曰卿老矣瓊管遠在海外改知徽州徽俗崇尚淫祠植首以息邪說正人心為事民俗為變轉朝請大夫直祕閣改知鎮江府遷江淮荊湘都大提點坑冶鑄錢公事踰年金人敗盟朝廷將大舉以植漕運有才略授直敷文閣京西河北路計度轉運使植措畫有方廷議倚重乾道元年遷提刑江西二年直寶文閣江南東路轉運使兼知建康軍府兼本路安撫使

主管行宮留守司事植上書極言防江十策其略曰保荆襄之障以固本根審中軍所處以俟大舉蒐選強壯以重軍勢度地險阨以保居民避敵所長擊其所短金人降者宜加賞勸皆直指事宜不為浮泛疏上帝嘉其言以太府卿名赴闕有疾不克上道遂以中奉大夫寶文閣學士致仕還湘時胡安國父子家南嶽下劉錡家湘潭相與往還講論言及國事必憂形于色始終以和議為恨年七十有六卒有文集十卷題曰臨淮集廬陵

胡銓為之序謚忠襄子五人汝虞知桃源縣汝士朝奉
大夫知黄州汝工知昌化軍
韓公裔字子扆開封人初以三館吏補官掌韋賢妃閤
牋奏尋充康王府内知客金兵犯京王出使公裔從行
渡河將官劉浩吴湛私鬭公裔諭之乃解次磁州軍民
戕奉使王雲隨王軍入州廨公裔復諭退之王之將南
也與公裔謀間道潛師夜起遲明至相磁人無知者自
是親愛愈篤及兵退張邦昌遣人同王舅韋淵來獻傳

國璽時淵自稱偽官議者又謂邦昌不可信王怒將誅淵公裔曰神器自歸天命也王遂受璽命公裔掌之公裔力救淵釋其罪元祐后詔王入承大統府僚謂金兵尚近宜屯彭城公裔言國家肇基睢陽王亦宜於睢陽受命時前軍已發將趨彭城會天大雷電不能前王異之夜半抗聲語公裔曰明日如睢陽決矣既即帝位公裔累遷武功大夫貴州防禦使後以事忤黄潛善適帝幸維陽公裔丐去潛善以為避事遂降三官送吏部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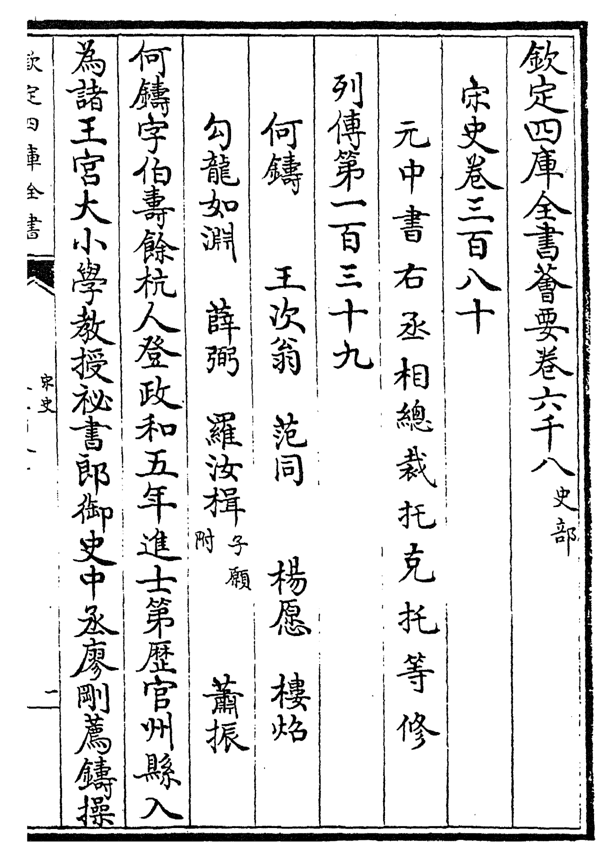
幸越念其舊勞名復故官幹辦皇城司仍帶御器械累
遷至廣州觀察使提舉祐神觀公裔給事藩邸三十餘
年恩寵優厚每置酒慈寧宮必名公裔會脩玉牒元帥
府事多放佚秦檜以公裔帥府舊人奏令脩書官就質
其事俄除保康軍承宣使檜疑其搖巳而求于帝銜之
右諫議大夫汪勃希檜意劾罷公裔遂與外祠在外居
住而帝眷之不衰檜死即復提舉佑神觀賜第和寧門
西帝曰朕與東朝欲常見卿故以自近耳升華容軍節

度使尋致仕後華容軍復為岳陽軍公裔遂換岳陽軍節度使高宗既内禪嘗與孝宗語其忠勞因詔所居郡善視之乾道二年卒年七十五贈太尉謚恭榮官其親族八人高宗賜金帛甚厚公裔律身稍謹不植勢不市恩又敢與黄潛善秦檜異斯亦足取云

論曰章誼有蹇諤之節肖胄席父祖之蔭二人多所論建奉使不辱亦可取矣陳公輔得諫臣之體其劾蔡京王黼之黨論吳敏李綱之隙是矣然既辨安石學術之

害而不尚程頤之學何邪張嚳斥蔡京之禍薦楊時之賢其趣操正矣況平戡有術而不自以為功乎松年鄙秦檜而不交知命通方固不易得而曹勛崎嶇兵間稍著勞効然金人入侵之計已决猶曰鄰國恭順無他何其見幾之不蚤邪若李植韓公裔蚤著忠藎為天子故人能與黃潛善秦檜為異閉門不出待時而動斯亦知所向方者哉

宋史卷三百七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八　史部

宋史卷三百八十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三十九

何鑄　王次翁　范同　楊愿　樓炤

勾龍如淵　薛弼　羅汝楫子願附　蕭振

何鑄字伯壽餘杭人登政和五年進士第歷官州縣入為諸王宮大小學教授祕書郎御史中丞廖剛薦鑄擢

履勁正可備拾遺補闕之選即命對鑄首陳動天之德莫大於孝感物之道莫過於誠誠孝既至則歸梓宮於陵寢奉兩宮於魏闕紹大業復境土又何難焉帝嘉納之拜監察御史尋遷殿中侍御史上疏論士大夫心術不正狥虚以掠名託名以規利言不由中而首尾鄉背行險自售而設意相傾者為事君之失懐險巇之謀行刻薄之政輕儇不莊慢易無禮者為行己之失乞大明好惡申飭中外各務正其心術毋或欺誕蓋有所指也

時遷溫州諸宮殿神像于湖州有司迎奉所過騷然鑄
言孝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得四海之歡心浙東旱
荒若加勤動恐道路怨咨乞務從簡約不得過為騷擾
疏奏其事遂已擢右諫議大夫論中興之功在於立志
天下之事濟與否在於思與不思願陛下事無大小精
思熟慮求其至當而行如是則事無過舉矣尋拜御史
中丞先是秦檜力主和議大將岳飛有戰功金人所深
忌檜惡其異己欲除之脅飛故將王貴上變逮飛繫大

理獄先命鑄鞫之鑄引飛至庭詰其反狀飛袒而示之背背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閲實俱無驗鑄察其寃白之檜檜不悦曰此上意也鑄曰鑄豈區區為一岳飛者强敵未滅無故戮一大將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長計檜語塞改命万俟卨飛死獄中子雲斬於市檜銜鑄時金遣蕭毅邢具瞻來議事檜言先帝梓宫未反太后鑾輿尚遷朔方非大臣不可祈請乃以鑄為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為報謝使鑄曰是行猶

顏真卿使李希烈也然君命不可辭既返命檜諷万俟
高使論鑄私岳飛為不反欲竄諸嶺表帝不從止謫徽
州時有使金者還言金人問鑄安在曾用否於是復使
知温州未幾以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名赴
行在力辭乃再遣使金使事祕而不傳既歸報帝復許
以大用又力請祠除資政殿學士知徽州居數月提舉
江州太平興國宮卒年六十五鑄孝友廉儉既貴無屋
可居止寓佛寺其辨岳飛之冤亦人所難然紹興已未

以後徧歷臺諫所論如趙鼎李光周葵范冲孫近諸人未免迎望風旨議者以此少之至於慈寧歸養梓宫復還雖鑄祈請之力而金謀葢素定矣先是金諸將皆已厭兵欲和難自已發故使檜盡室航海而歸密有成約絡興以後我師屢捷金欲和益堅至是遣鑄銜命葢檜之隂謀以鑄嘗爭岳飛之獄而飛竟死使金知之而其議速諧也鑄死四十餘年謚通惠其家辭焉嘉定初改謚恭敏

王次翁字慶曾濟南人聚徒授業齊魯多從遊者入太學貧甚夜持書就旁舍借燈讀之禮部別頭試第一授恩州司理參軍歷婺州教授辟雍博士出知道州燕雲之役取免夫錢不及期輒以乏興論次翁檄取屬邑丁籍視民產高下以為所輸多寡之數約期受輸不擾而集除廣西轉運判官時劇盜馬友孔彥舟曹成更據長沙帥檄漕司預鳩糧芻三十萬以備調發次翁即以具報吏愕眙次翁曰兵未必發先擾民可乎吾以一路常

平上供計之不啻三十萬已而賊不犯境名對論事不合出知處州乞祠歸寓于婺呂頤浩帥長沙辟為參謀官頃之力乞致仕秦檜名還道出婺次翁見之樓炤言頤浩與次翁同郡頤浩再相次翁貧困至此檜笑曰非其類也檜居朝遂以為吏部員外郎遷祕書少監除起居舍人遷中書舍人劉光世除使相奏以文資蔭其子次翁執奏繳還除工部侍郎兼侍講蜀閫帥宰執擬次翁以聞帝以次翁明經術留兼資善堂翊善改御史中

丞論趙鼎不法罷知泉州部差李泗為鄂州廵檢而湖
北宣撫使不可次翁言法令沮于下而不知朝廷之尊
漸不可長帝令詰宣撫司宣贊舍人陳諤孫崇節即閤
門受吉升轉次翁言閤門徑自畫吉不由三省非祖宗
法寢弗命呼延通因内教出不遜語次翁乞斬通以肅
軍且言著令寸鐵入皇城者有常刑遂罷内教韓世忠
與劉光世張俊與劉錡皆不相能次翁言世忠於光世
因言議有隙俊於錡由措置有睽竊恐錡保一孤壘光

世軍處窮獨俊與世忠不肯急援願遣使切責因用郭
子儀李光弼以忠義泣别相勉者感動之金人敗盟入
侵次翁為秦檜言於帝曰前日國是初無主議事有小
變則更用他相後來者未必賢於前人而排斥異黨收
名親故紛紛非累月不能定於國事初無補願陛下以
為至戒無使小人異議乗間而入檜德之先是檜兄子
與其内兄王㬇皆以恩幸得官檜初罷政二人擯斥累
年至是次翁希檜旨言吏部之有審量皆暴揚君父過

舉得無傷陛下孝治乞悉罷建炎紹興前後累降指揮由是二人驟進初次翁既論罷趙鼎鼎歸會稽上書言時政檜忌鼎復用乃令次翁又言之乞顯置于法且言特進乃宰相階官鼎雖謫降而階官如故是未嘗罷相也遂降散官謫居興化軍右諫議大夫何鑄又論鼎罪重罰輕降朝奉大夫移漳州檜意猶未厭次翁又論鼎聞邊警喜見顏色繩以漢法當伏不道之誅責以春秋當坐誅意之罰雖再行貶責然朝奉大夫視中大夫品

秩不相遼漳州比興化尤為善地以此示罰人將玩刑
再移潮州安置次翁除參知政事兩浙轉運司牒試主
司觀望檜與次翁子姪預選者數人士論大駭金人敗
于拓皋帝曰將帥成不戰却敵之功乃輔弼奇謀指蹤
之力除一子職名檜名三大將論功行賞岳飛未至檜
與次翁謀以明日率世忠俊置酒湖上欲出則語直省
官曰姑待岳少保來益令堂厨豐其燕具如此展期以
待者六七日飛既至皆除樞密使罷兵柄次翁歸語其

子伯庠曰吾與秦相謀之久矣太后回鑾汝翁為奉迎扈從禮儀使初太后貸金于金使以犒從者至境金使責償乃入汝翁以未得檜命且懼檜疑其私相結約欲攘其位堅不肯償相持境上凡三日中外憂慮副使王㬇裒金與之太后歸泣訴于帝曰王汝翁大臣不顧國家利害萬一有變則我子母不相見矣帝震怒欲暴其罪誅之汝翁先白檜謂所以然者以未嘗禀命故不敢專檜大喜力為營救奏為報謝使以避帝怒使還帝立

中宮奏為冊寶副使帝終惡之檜諭次翁辭位遂以資政殿學士奉祠引年歸居明州檜憐之餽問不絕十九年卒年七十一贈宣奉大夫諸子壻親戚族人添差浙東者又數人皆檜為開陳也檜擅國十九年凡居政府者莫不以微忤出去終始不二者惟次翁爾

范同字擇善建康人登政和五年第再中宏詞科累官至吏部員外郎與秦檜力主和議紹興八年假太常少卿接伴金使蕭哲張通古入境同北向再拜問金主起

居軍民見者多流涕除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權吏部侍郎兼實録院脩撰遷給事中十一年檜再主和議患諸將難制同獻計於檜請皆除樞府罷其兵權檜喜乃密奏以拓臯之捷召三大將赴行在論功行賞同入對帝命與林待聘分草三制世忠俊樞密使飛副使並宣押赴樞府治事張俊與檜意合且覺朝廷欲罷兵權即首納所統兵帝召同入對復以同為翰林學士俄拜參知政事兼脩實録同始贊和議為檜所引及在政

府或自奏事檜忌之万俟卨因論同貳政之初首為遷
葬之議自建康至信州調夫治道怨嗟籍籍近朝廷收
天下兵柄歸之宥密同輙於稠人中貪天功以為已有
遂罷與祠檜意未已卨再論責授左朝奉郎祕書少監
謫居筠州十四年復朝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移池
州十八年復大中大夫知太平州卒年五十二
楊愿字原仲宣和末補太學録二帝北遷金人聞愿名
索之愿匿民間上書執政請迎復元祐皇后又奔濟州

元帥府勸進辟為屬高宗即位以元帥府結局恩授脩職郎御營司辟機宜文字歷新昌縣丞越州判官秦檜薦之召改樞密院編脩官登紹興二年進士第遷計議官召試館職罷主管崇道觀復除祕書郎議者謂外任未終改通判明州檜既專政召為祕書丞未幾拜監察御史臺長言愿資淺當先歷郎官改司封員外郎遷右司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初脩玉牒特以命愿愿言玉牒當載靖康推戴趙氏事以秦檜建議本末書之十

三年權直學士院充金國賀正旦接伴使金使完顏畢入境猶欲據主席中使傳宣畢不迎拜愿以禮折之皆聽服及還就充送伴使十四年為御史中丞踰月升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仍兼脩玉牒十五年罷提舉太平觀初愿與張擴並居西掖一時書命藉擴潤色擴詠二毫筆詩愿以為誚已訴于檜諷御史李文會劾之高閌侍經筵帝問張九成安否翊日又問檜檜曰九成之唱異惑衆為臺臣所論予郡乃力乞祠

觀其意終不為陛下用帝曰九成清貧不可無禄檜疑
閎薦之以語愿愿又嗾文會攻閎去藤州守臣言遷客
李光作詩諷刺時政愿在中司傳會其説謂光縱横傾
險子弟賔客往來吳越誘人上書動揺國是光再移謫
瓊海文會既升西府愿覘檜意稍厭即數其害政罷之
後二日愿遂補其處帝與檜論事因曰朕謂進用士大
夫一相之責也一相既賢則所薦皆賢愿曰陛下任相
如此蓋得治道之要又論史事檜曰靖康圍城中失節

者相與作私史公肆擠排帝曰卿不推異姓宜其不容

愿曰檜非獨是時不肯雷同宣和間耿延禧為學官以

其父在東宮勢傾一時士皆靡然從之以徼後福獨檜

守正不易盖自檜再居相位每薦執政必選世無名譽

柔佞易制者愿希檜意迎合附下罔上至是斥去天下

快之又三年起知宣州玉牒書成加資政殿學士移建

康府二十二年卒年五十二初愿守宣城表弟王炎調

蘄水令過之醉中謂愿曰嘗於吕丞相處得公頃歲所

通書其間頗及秦丞相之短尚記憶否愿聞之色如死

灰遂留炎不聽去會愿移守金陵宴監司大合樂守卒

皆怠炎即青溪得客舟以行愿憂撓而卒

樓炤字仲暉婺州永康人登政和五年進士第調大名

府戸曹改西京國子博士辟雍録淮寧府司儀曹事改

尚書考功員外郎帝在建康炤謂今日之計當思古人

量力之言察兵家知已之計力可以保淮南則以淮南

為屏蔽權都建康漸圖恢復力未可以保淮南則因長

江為險阻權都吴會以養國力於是移蹕臨安擢右司郎中時銓曹患員多闕少自倅貳以下多添差炤言光武併省吏員今縱未能損其所素有安可置其所本無乎紹興二年秦檜罷相炤亦以言者論去六年召為左司員外郎尋遷殿中侍御史明年遷起居郎言今暴師日久財用匱乏考唐故事以宰相領鹽鐵轉運使或判戶部或兼度支今宰相之事難行若參倣唐制使戶部長貳兼領諸路漕權何不可之有內則可以總大計之

出入外則可以制諸道之盈虚如劉晏自按租庸以知
州縣錢穀利病詔三省相度措置卒施行之又言監司
郡守係民甚切乞令侍從官各舉通判資序或嘗任監
察御史以上可任監司郡守者一二人詔從之命中書
門下置籍七年宰相張浚之兄滉賜出身與郡中書舍
人張燾封還乃命焴行焴又封還而竟為權起居舍人
何掄書黄行下於是燾與焴皆請補外以祕閣脩撰知
温州未幾除中書舍人與勾龍如淵並命如淵入對帝

謂之曰卿與樓炤皆朕所親擢者遷給事中兼直學士院九年以金人來和傳勑炤草其文曰乃上穹開悔禍之期而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輿圖戢宇内之干戈用全民命尋兼侍讀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繼命往陝西宣諭德意炤奏京城統制吴革知環州田敢成忠郎盧大受皆以節義革為范瓊所害敢大受為劉豫所殺乞賜褒恤又奏陝西諸路陷劉豫郡縣有不從偽之人所籍貲産並令勘驗給還炤至東

京檢視宫室尋詣永安軍謁陵寢遂至長安會李世輔自夏國欲歸朝㬉以書招之世輔以二千人赴行在尋至鳳翔以便宜命郭浩帥鄜延楊政帥熙河蘭鞏吴璘帥鳳翔㬉欲盡移川口諸軍於陝西璘曰金人反覆難信今移軍陝右則蜀口空虚金若自南山擣蜀要我陝右軍則我不戰自屈當依山為屯控守要害於是璘政二軍獨屯内地㬉又會諸路監司于鳳翔皆言蜀邊屯駐大軍之久坐困四川民力乃下其議語在胡世將傳

焴還朝以親老求歸省于明州許之命給假迎侍仍賜以金帶十四年以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過闕入見除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尋為李文會詹大方所劾與祠久之除知宣州徙廣州未行而卒年七十三後謚襄靖焴蚤附蔡京攺秩為臺諫所論其後立朝至位二府皆與秦檜同時其宣諭陝西妄自尊大或者論其好貨失將士心云

勾龍如淵字行父永康軍道江人勾姓本出古勾芒高

宗即位避御名更勾龍氏政和八年登上舍第沆浮州縣二十年以張浚薦名試館職紹興六年除祕書省校書郎歷著作佐郎祠部員外兼禮部起居舍人嘗進所為文三十篇帝曰卿文極高古更令平易盡善後因進對帝復言文章平易者多淺近淵深者多艱澁惟用意淵深而造語平易此最難者八年兼給事中同知貢舉除中書舍人兼侍讀兼直學士院面命草趙鼎罷相制如淵言陛下既罷鼎則用人才須聳動四方當速召君

子顥黜小人帝曰君子謂誰曰孫近李光小人謂誰曰
呂本中先是詞臣曾開以老病辭不草國書帝欲用如
淵代之而趙鼎薦本中故如淵憾之又言臣觀朝廷事
非君臣情通未易能濟大臣於事稍有過差陛下訓飭
之可也陛下所欲為勢有未可大臣亦當明白辯論然
必陛下先與大臣言及此意若不先言即大臣論一事
不從尚未之覺至再至三遂以為陛下疎之或疑他人
有以間之既以懷疑即不能盡誠陛下察其不誠又從

而疑之安有君臣之間動相疑間而能久於其位者頋
陛下明諭之帝曰前此未常有以此告朕者卿見秦檜
亦宜語此時檜方得君如淵猶恐委檜未專故及之除
御史中丞先是檜力主和執政侍從及内外諸臣皆以
為非是多上書諫止者檜患之如淵為檜謀曰相公為
天下大計而邪說横起盍不擇人為臺諫使盡擊去則
相公之事遂矣檜大喜即擢如淵中司如淵言凡事必
有初及其初而為之則易無其端而發之則難陛下即

位一初也渡江二初也移蹕建康三初也自建康復還臨安四初也自趙鼎相劉大中王庶相繼去今復獨任一相名一二名士凡事有當行而弊有當去者又一初也臣願以正紀綱辨邪正明賞罰謹名器審用度厚風俗去文具七者為獻又言孟庾名節在途士論不與帝曰朕欲遣令使金國在廷莫更有小人否對曰如趙鼎為相盡隳紀綱乃竊賢相之名而去王庶在樞府盡用奸計乃以和議不合賣直而去劉大中以不孝得罪乃

竊朝廷美職而去帝曰卿胡不論對曰目今士論見孟
庾之名王庶之去已有一解不如一解之語顧陛下不
惜孟庾一人以正今日公論其他容臣一一為陛下别
白之於是出庾知嚴州又連論庶大中皆罷之金國遣
二使來議和許歸河南地使者踞甚議受書之禮不決
外議洶洶如淵建議取其書納禁中於是同諫長請對
又呼臺吏問朝廷有大議論許臺諫見宰執商議乎吏
曰有遂赴都堂與宰執議取書事宰執皆以為然帝親

筆名如淵李誼入對明日詔宰執就館見金使受其書納入人情始安九年奏名還曾開范同而罷施庭臣莫將以謂開同之出雖曰語言之過而其心實出於愛君庭臣將之遷雖曰議論合而其迹終近於希進今國論既定好惡黜陟所宜深謹又論張邦昌時偽臣因赦復職非是帝曰卿言是也朕亦欲置此數匹夫不問對曰將恐無以示訓其後卒不行忽一日如淵言和議之際臣粗自効如臣到都堂若不過朝廷再遣使之議則和

議必至於壞而宣對之日稍有將順則遂至於屈臣於二者粗有報國之忠臣親老願求歸帝不許如淵疑帝有踈之之意又奏曰臣向薦君臣腹心之論陛下大以為然其後秦檜在和議可否未決之間欲求去陛下頗罪之臣再三為檜辨析今陛下與檜君臣如初而臣反若有讒愬於其間者帝曰朕素不喜讒卿其勿疑如淵嘗與施庭臣忿爭庭臣謂如淵有指斥語帝謂秦檜曰以朕觀之庭臣之罪小如淵之罪大檜請斥庭臣而徙

如淵待其求去然後補外帝不可於是與庭臣皆罷初如淵與莫將及庭臣皆力主和議如淵緣此擢中司而將及庭臣緣此皆峻用張燾晏敦復上疏專以三人為言如淵入言路即劾二人至是與庭臣俱罷其後檜擬如淵知遂寧府帝曰此人用心不端遂已兩奉祠卒年六十二如淵始以張浚薦名而終乃翼秦檜擠趙鼎讐呂本中逐劉大中王庶心迹固可見矣子佃僎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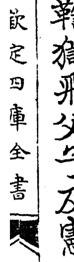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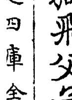
薛弼字直老温州永嘉人登政和二年進士第調懐州

刑曹杭州教授初領五禮新書定著釋奠先聖誤用下
丁弼據禮是正州以聞詔從其議監左藏東庫内侍王
道使奴從旁視絹美惡多取之弼白版曹窮治人嚴憚
之靖康初金兵攻汴京李綱定議堅守衆不悦弼意與
綱同圍解遷光禄寺丞嘗言姚平仲不可恃未幾而敗
綱求太原弼言金必再至綱不當去宜先事河北金人
果再入始命刑部侍郎宋伯友提舉河防弼以點檢糧
草從之為計畫甚切皆不能用乃乞罷歸改三門白波

輦運尋主管明道宫提舉淮東鹽事改湖南運判楊么據洞庭寇鼎州王𤫊久不能平更命岳飛討之么陸耕水戰樓船十餘丈官軍徒仰視不得近飛謀益造大舟弼曰若是則未可以歲月勝矣且彼之所長可避而不可鬬也今大旱湖水落洪若重購舟首勿與戰逐筏斷江路藁其上流使彼之長坐廢而精騎直擣其壘則破壞在目前矣飛曰善兼旬積寇盡平進直祕閣時道殣相望弼以聞帝惻然命給錢六萬緡廣西常平米六萬

斛鄂州米二十萬斛振之且使講求富弼青州荒政民賴以甦王彦自荊移襄遷延不即赴彦所將八字軍皆中原勁卒朝廷患其恣横以弼直徽猷閣代之彦殊不意弼徑入府受將吏謁大駭弼曲折譬曉彦感悟即日出境除岳飛參謀官飛母死遁於廬山張宗元攝飛事飛將張憲移疾部曲洶洶生異語弼謂諸將曰太尉力乞張公而詔使隨至岳軍素整今而譁閧是汝曹累太尉也諸將以諭憲憲佯悟曰相公腹心惟參謀知之衆

乃定除戶部郎官再知荆南桃源劇盜伍俊既招安復謀叛提點刑獄万俟卨不能制乃以委弼弼許俊以靖州俊喜曰我得靖則地過桃源逺矣俊至則斬以狥遷祕閣脩撰陜西轉運使以左司郎官台知虔州移黄州時福州大盜有號管天下伍黑龍滿山紅之屬其衆甚盛鈐轄李貴為賊所獲民作山砦自保守臣莫將議委漳泉汀建募强壯游手各千人為効用與殿司統制張淵同措置未及行詔升弼集英殿修撰與將兩易弼至

郡漕臣以游手易聚難散恐為他日患聞于朝事下弼議弼謂昔守章貢有武夫周虎臣陳敏者丁壯各數百皆能戰視官軍可一當十乃奏虎臣為副將敏為巡檢選丁壯千人號奇兵日給糗糧責以滅賊自是歲費錢三萬六千餘緡米九千石凡四年而賊平弼知廣州擢敷文閣待制卒年六十三初秦檜居永嘉弼游其門弼在湖北除盜歸功于万俟卨檜誣岳飛下吏卨以中司鞫獄飛父子及憲皆死朱芾李若虛亦坐嘗為飛謀議

奪職惟弼得免且為檜用屢更事任通籍從官世以此
少之
羅汝楫字彥濟徽州歙縣人登政和二年進士第監登
聞鼓院遷大理丞刑部員外郎奏命官犯公罪勿取特
旨以終惠臣子又戶口凋耗宜少寬養子之禁拜監察
御史未踰月遷殿中侍御史與中丞何鑄交章論岳飛
罷其樞筦朱芾李若虛嘗謂飛議曹主帥有異意而不
能諫又言飛獄具寺官聚斷咸謂死有餘罪寺丞何彥

獸李若樸獨喧然以衆議為非欲從輕典皆坐黜王庶
讁道州郡丞孫行倫以官廨居之汝楫劾其無忌憚當
斥且令庶徙居劉子羽知鎮江上言和好非久遠計宜
及閑暇為備檜怒風汝楫論罷之時撫州有兩陳四繫
獄誤論輕罪者死汝楫誦其寃且言獨罪獄官而守倅
不坐非祖宗法於是詔天下斷死刑守以下引囚問姓
名鄉里然後決又言國家駐蹕臨安淮南不可置度外
當重防海之寄守長江之要革冗名賞籍以勸有功遷

起居郎兼侍講帝問或謂春秋有貶無褒此議是否對曰春秋上法天道春生秋殺若貶而無褒則天道不具矣帝稱善嘗曰自王安石廢春秋學聖人之旨寖以不明近世得其要者惟胡安國與卿耳兼權中書舍人除右諫議大夫有南雄守奏對太后之歸和議之力也當盡按前言和不便者時相是之驟用為臺官中外悚懼多束裝待遣汝楫言皆不當罪宜以崇寧事黨為戒議遂寖遷御史中丞舊例中丞侍御史不並置乃更侍御

史汝楫求去益力遷吏部尚書充國信使除龍圖閣學士知嚴州秩滿請祠居喪未終而卒年七十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子顥顴頡頌願類皆有文願字端良博學好古法秦漢爲詞章高雅精鍊朱熹特稱重之有小集七卷爾雅翼二十卷知鄂州有治績以父故不敢入岳飛廟一日自念吾政善姑往祠之甫拜遂卒于像前人疑飛之憾不釋云

蕭振字德起温州平陽人幼莊重不好弄稍長能自謀

學嘗奉父命董農役隴畝手不釋卷其師謂其父曰此兒遠大器也未冠游郡庠既冠升太學時有號三賢者推振為首登政和八年進士第調信州儀曹時州郡奉神霄宮務侈靡振不欲費財勞民與守議不合會方臘寇東南距信尤近守欲危振檄振攝貴溪弋陽二邑既而王師至衢又檄振督軍餉振治辦無闕大將劉光世見而喜之欲以軍中俘馘授振為賞振辭曰豈可不冒矢石而貪人之功乎諸邑盜未息守復檄振如初振慁

意區處許其自新賊多降者守以贓去振獨為辦行守愧謝之調婺州兵曹兼功曹時振婦翁許景衡以給事中召振祝之曰公至朝幸勿見薦景衡詢其故振曰今執政多私其親願為時革弊景衡然之時盜賊所在猖獗婺卒揚言欲叛以應賊官吏震恐振選諸邑土兵強勇者幾千人日習武以備蓄異謀者稍懼有一兵官素得軍士心守疑而罷之羣卒數百人被甲挺刃斬儀門入振聞即往羣卒皆羅拜呼曰某等屈抑願兵曹理之

振使之言厲色叱曰細事耳車駕南廵大兵咫尺汝速死耶可急釋械當為汝言衆拜謝而去郡守由是益相信事悉與謀嘗議城守振請以錢數萬繕庸工板築未數月城壘屹然一毫無擾任滿歸告其親曰家世業農幸有田可力以奉甘旨振不願仕或薦于朝授婺州教授改秩乞祠以執政薦名對敷奏數事皆中時病帝大喜拜監察御史明年冬以親老乞補外章七上不許面奏曰臣事親之日短事陛下之日長指心自誓今日之

事父母乃他日之事陛下也遂除提點浙西刑獄尋名
為宗正少卿俄擢侍御史振本趙鼎所薦後因秦檜引
入臺時劉大中與鼎不主和議振遂劾大中以揺鼎大
中既出振謂人曰如趙丞相不必論盡自為去就鼎遂
罷後振知紹興府改兵部除徽猷閣待制知湖州陛辭
奏曰國家講和恐失諸將心宜遣使撫諭示以朝廷息
兵寛民意雖兩國通好戰禦之備宜勿弛帝曰卿欲奉
親求便豈不知朕有親哉振曰臣之親所係者一夫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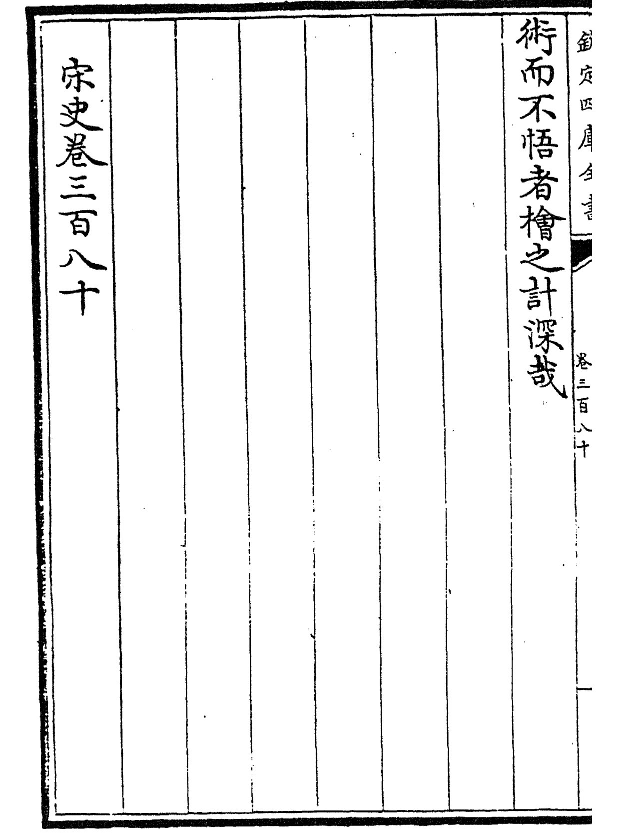
陛下之親所係者天下也陛下以天下爲心聖孝愈光矣帝歎其忠將行白檜曰宰相如一元氣不可有私私則萬物爲之不生檜不悅振至州檜欲取羨餘振遺檜書謂財用在天下如血氣之在一身移左以實右則病矣檜屬以私事又不克盡從以親老乞祠提舉太平觀後知台州海寇勢張振至克之二十二年以楊煒在獄供涉鐫徽猷待制謫居池州初煒將上書責李光狗秦檜議和時振爲侍御史煒見振道書意振然其言及振

知台州而煒治邑有聲每大言無顧忌振擊節稱善遂
薦煒改秩又移書於檜從子秦昌時俾同薦之屬吏密
語振曰煒嘗以書責李參政及太師昌時義不當舉待
制亦不可舉振曰吾業已許之豈可中輟遂因煒獄中
供前事而貶明年詔除敷文閣待制知成都府安撫置
制使軍儲適闕倉吏以窘告振奏留對糴米八萬斛以
足軍食以其直歸計所總計者利在掊克即先告檜謂
振唱為闕乏之語風御史劾振要譽復謫池陽而總計

者以譖得蜀帥既而專用羅織捃克其民民益思振檜死語得聞帝大感悟亟遣振還成都父老懽呼蜀道振至一切以寛治或問其故振曰承縱弛苐之當嚴令繼苛刻非寛則民力瘁矣帝嘉振治行謂宰臣沈該湯思退曰四川善政前有胡世將今有蕭振進秩四等加敷文閣學士卒于成都府治年七十二振兩為蜀守威行恵孚死之日民無老稚相與聚哭於道遺表至帝悼惜之賻銀五百兩絹五百疋贈四官振好獎善類端人正

士多所交識其間有卓然振出者迄為名臣振居瀕江自父微時見過客與掌渡者爭多溺死振造大舟傭工以濟人感其德相與名其江為蕭家渡云有文集二十卷子誠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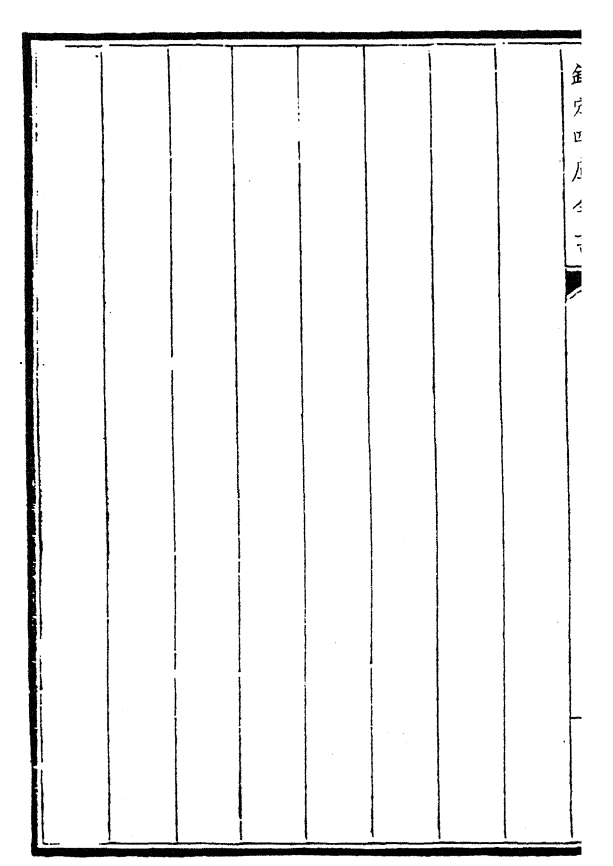
論曰何鑄王次翁以下數人者附麗秦檜斥逐忠良以饕富貴而次翁尤為柔媚故檜獨憐之其在位最久孔子所謂鄙夫患得患失無所不至者此輩是已鑄能伸岳飛之枉雖為可尚然又為之使金而通問焉蓋墮其



術而不悟者檜之計深哉

宋史卷三百八十

謹案卷三百七十九第六頁前一行米商輻湊刋
本輻凑訛湊湊今改
第十八頁後七行蘇秀明越刋本越訛趙按趙在
河北與海道無涉據地理志改
卷三百八十第十二頁後一行卿與樓炤刋本樓
訛劉今改
第十九頁後二行弼許俊以靖州刋本弼許訛許
弼第三行俊至則斬以徇刋本斬訛漸今並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録監生臣劉震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卷三百八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宋史卷三百八十一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四十
范如圭　吳表臣　王居正
晏敦復　黄龜年　程瑀
張闡　洪擬　趙逵
范如圭字伯達建州建陽人少從舅氏胡安國受春秋

[seal]

登進士第授左從事郎武安軍節度推官始至帥將斬人如圭白其誤帥為已署不易也如圭正色曰節下奈何重易一字而輕數人之命帥矍然從之自是府中事無大小悉以咨焉居數月以憂去辟江東安撫司書寫機宜文字近臣交薦召試秘書省正字遷校書郎兼史館校勘秦檜力建和議金使來無所於館將虛秘書省以處之如圭亟見宰相趙鼎曰秘府謨訓所藏可使仇敵居之乎鼎竦然為改館既而金使至悖傲議多不可

從中外憤欝如圭與同省十餘人合議并疏爭之既具草駭遽引却者衆如圭獨以書責檜以曲學倍師忘讐辱國之罪且曰公不喪心病狂奈何為此必遺臭萬世矣檜怒草奏與史官六人上之金歸河南地檜方自以為功如圭輪對言兩京之版圖既入則九廟八陵瞻望咫只令朝脩之使未遣何以慰神靈萃民志乎帝泫然曰非卿不聞此言即日命宗室士㒟及張燾以行檜以不先白已益怒如圭謁告去奉柩歸葬故鄉既窆差主

管台州崇道觀杜門十餘歲起通判邵州又通判荊南府荊南舊戶口數十萬寇亂後無復人迹時蠲口錢以安集之百未還一二也議者希檜意遽謂流庸浸復而增之積逋二十餘萬緡他負亦數十萬版曹日下書責償甚急如圭白帥悉奏蠲之檜死被旨入對言為治以知人為先知人以清心寡慾為本語甚切又論東南不舉子之俗傷絕人理請舉漢胎養令以全活之抑亦勾踐生聚報吳之意也帝善其言又奏今屯田之法歲之

所穫官盡征之而田卒賜衣廪食如故使力穡者有嬴餘之望惰農者無饑餓之憂貪小利失大計謀近效妨遠圖故久無成功宜籍荆淮曠土畫為丘井倣古助法別為科條令政役法則農利脩而武備飭矣以直秘閣提舉江西常平茶鹽移利州路提點刑獄以病請祠時宗藩並建儲位未定道路竊有異言如圭在遠外獨深憂之掇至和嘉祐間名臣奏章凡三十六篇合為一書囊封以獻請深考羣言仰師成憲斷以至公勿疑或以

越職危之如圭曰以此獲罪奚憾帝感悟謂輔臣曰如圭可謂忠矣即日下詔以普安郡王為皇子進封建王復起如圭知泉州南外宗官寄治郡中挾勢為暴占役禁兵以百數如圭以法義正之宗官大沮恨密為浸潤以去如圭遂以中旨罷領祠如故僦舍邵武以居士大夫高之學者多從之質疑卒年五十九如圭忠孝誠實得之於天其學根於經術不為無用之文所草具屯田之目數千言未及上張浚視師日奏下其家取之浚罷

亦不果行有集十卷皆書疏議論之語藏於家子念祖
念德念兹
吳表臣字正仲永嘉人登大觀三年進士第擢通州司
理陳瓘謫居郡中一見而器之盛章者朱勔黨也嘗市
婢有武臣彊取之章誣以罪繫獄表臣方鞫之郡將曰
知有盛待制乎表臣徉若不知者卒直其事累官監察
御史遷右正言高宗詔臺諫條陳大利害表臣請措置
上流以張形勢安輯淮甸以立藩蔽擇民兵以守險阻

集海舶以備不虞其策多見用帝方鄉儒術表臣乞選講官以裨聖德且於古今成敗民物情偽邊防利害詳熟講究由是詔開經筵遹臣有請用蔡京王黼之黨者侍御史沈與求乞明指其人顯行黜責執政不悅奪其言職表臣爭曰臺諫為天子耳目所以防壅蔽杜姦邪若咎其切直而黜之後誰敢言非國家福也請還與求以開言路時防秋議選守邊者患乏才表臣曰唐蕭復言於德宗陳少游任兼將相首敗臣節韋臯幕府下僚

獨建忠義以皐代少游鎮淮南善惡著明則天下知逆順之理初不以皐名賤官卑為疑令取忠義不屈有已試之驗者不次而用豈特可以勸扞禦方略亦堪倚仗於是陳敏等十數人寖以録用久之以病請補外以直祕閣知信州紹興元年召為司勲郎中遷左司詔百官陳裕國彊兵之策表臣條十事以獻曰蠲稅役以懇閒田汰懦卒以省兵費罷添差以澄冗員停度牒以蕃生齒拘佃租以防乾没委計臣以制邦用奬有功以厲將

帥招弓手以存舊籍嚴和買以絶獘倖簡法令以息瘡痍宰相擬表臣為檢正帝曰朕將自用之遂除左司諫給事中胡安國以論事不合罷表臣上疏留之前宰相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軍馬表臣力言都督不可罷除侍讀又累疏爭之不聽遂罷表臣送吏部授台州黄巖丞尋除提點浙西刑獄召為祕書少監同脩哲宗實録帝如建康詔表臣兼留司叅議官除中書舍人給事中兵部侍郎建崇二國公就外傅兼翊善帝曰二國公誦習

甚進卿力也徙禮部侍郎遷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時秦檜欲使使金議地界指政事堂曰歸来可坐此表臣不答又以議大禮忤意罷去俄起知婺州會大水發常平米振貸之然後以聞郡人德之課最除敷文閣待制三歲請祠進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家居數年卒年六十七表臣晚號湛然居士自奉無異布衣時鄉論推其清約

王居正字剛中揚州人少嗜學工文辭入太學時習新

經字說者主司輒置高選居正語人曰窮達自有時心之是非可改邪流落十餘年司業黃齊得其文曰王佐才也及同知貢舉欲擢為首以風多士他考官持之置次選調饒州安仁丞荆州教授皆不赴大名鎮江兩帥交辟教授府學亦不就范宗尹薦於朝名至謂宗尹曰時危如此公不極所學拔元元塗炭中尚誰待居正避寇陽羨山間勉出見公一道此意爾宗尹愧謝入對奏昔人有云君以為難易將至矣今日之事朝廷皆曰難

則當有易為之理然國勢日弱敵氣日驕何邪葢昔人於難者勉强為之今以為難不復有所為以俟天意自回强敵自斃也宣和末以為難者十五六至靖康與宣和孰難靖康末以為難者十八九至建炎與靖康孰難由此而言今日雖難於前日安知他日不難於今日葢宣和以為難故有靖康之禍靖康以為難故有今日之憂今而亦云臣有所不忍聞高宗嘉之諭宗尹曰如王居正人才歲月間得一人亦幸矣除太常博士遷禮部

員外郎建議合祭天地於明堂請奉太祖太宗配宗尹是之議遂定天地復合祭侍御史沈與求劾宗尹因及居正宗尹去居正乞補外不許撫州守高衞言甘露降于州之祥符觀為圖以獻居正論今日恐非天降祥瑞之時却其圖試太常少卿兼脩政局參議遷起居郎帝方鄉規諫居正次前世聽納事為集諫十五卷以廣帝意謟以時務訪羣臣居正獻疏數千言論省費尤切曰宋興百七十三年矣所行多彌文之事今陛下所至曰

行在於一日二日少駐蹕之頃欲盡為向者百七十三年之事非所謂知變也夫不知隨時以省事而乃隨事以省費故今日例有減半之說究其實未始不重費願詔大臣計百事之實而論定之苟非禦寇備敵任賢使能振恤百姓一切姑置則費省而國裕居正素與秦檜善檜為執政與居正論天下事甚銳既相所言皆不酬居正疾其詭見帝言曰秦檜嘗語臣中國人惟當着衣噉飯共圖中興臣心服其言又自謂使檜為相數月必

聳動天下今為相施設止是願陛下以臣所聞問檜檜銜之出居正知婺州州貢羅舊制嵗萬匹崇寧後增五倍建炎中減為二萬至是主計者請復崇寧之數居正力言於朝户部督趣愈峻居正置檄不行語其屬曰吾願身坐不以累諸君呼吏為文書付之曰即有譴以此自解復手疏五不可以聞詔如建炎中數漕司市御炭須胡桃文鵓鴿色者居正曰民以炭自業者率居山谷安知所謂胡桃文鵓鴿色耶入朝以聞詔止之召為太

常少卿遷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史館脩撰帝欲遷趙令廌大中大夫居正奏官非侍從不可轉此祖宗法若令廌以庶官得遷則宗室為承宣者不旋踵求為節度何以却之遂寢其命上書人陳東歐陽澈已贈官居正乞重貶黄潛善汪伯彦以彰二子殺身成仁之美大將張俊遣卒至彭澤卒故縣吏怙俊勢侵辱令令郭彦恭械之俊訴於朝帝為罷彦恭居正言彦恭不畏彊禦無可罪俊又乞免徭役居正言兵興以来士大夫及勲

戚家賦役與編戶均蓋欲貴賤上下共濟國事以寬民力俊反不能體此乎和州請蠲進奉大禮絹居正言大禮進奉乃臣子享上之誠初非朝廷取於百姓之物若察民力無所從出不能預降旨蠲之至使州縣自陳已為非是乞速如所請除目有自中出者居正奏近習請託進擬不自朝廷所繫非輕因錄皇祐詔書以進帝皆嘉納兼權直學士院又除兵部侍郎入對以所論王安石父子之言不合於道者裒得四十二篇名曰辨學上

之又曰陛下惡安石之學嘗於聖心灼見其弊安在帝曰安石之學雜以伯道欲效商鞅富國彊兵今日之禍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生於安石居正曰安石得罪萬世者不止此因陳安石釋經無父無君者帝作色曰是豈不害名教邪孟子所謂邪說正謂是矣居正退序帝語繫於辨學首出知饒州尋改吉州侍御史謝祖信劾居正凶暴詭詐傾陷大臣罷官屏居括蒼三載其弟駕部郎居脩入對帝曰卿兄今安在行大用矣中

書舍人劉大中侍帝論制誥帝曰王居正極得詞臣體
侍御史蕭振論守令賢否帝舉居正守婺免貢羅御炭
事曰守臣愛百姓皆如此朕復何憂起知温州是時檜
專國居正自知不為所容以目疾請祠杜門言不及時
事客至談論經史而已檜終忌之風中丞何鑄劾居正
為趙鼎汲引欺世盜名奪職奉祠凡十年檜死復故職
紹興二十一年卒年六十五居正儀觀豐偉聲音洪暢
奉祿班兄弟宗族無留者郊祀恩以任其弟居厚及卒

季子猶布衣其學根據六經楊時器之出所著三經義辨示居正曰吾舉其端子成吾志居正感厲首尾十載為書辨學十三卷詩辨學二十卷周禮辨學五卷辨學外集一卷居正既進其書七卷而楊時三卷義辨亦列祕府二書既行天下遂不復言王氏學

晏敦復字景初丞相殊之曾孫少學於程頤頤奇之第進士為御史臺檢法官紹興初大臣薦召試館職不就特命祠部郎官遷吏部以守法忤吕頤浩出知貴溪縣

會有為敦復直其事者改通判臨江軍召為吏部郎官左司諫權給事中為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淮西宣撫使劉光世請以淮東私田易淮西田帝許之敦復言光世帥一道未聞為朝廷措置毫髮乃先易私畞比者岳飛屬官以私事干朝廷飛請加罪中外稱美謂有古賢將風光世自處必不在飛下乞以臣言示光世且令經理淮南收撫百姓以為定都建康計中興有期何患私計之未便權吏部侍郎兼詳定一司敕令渡江後

庶事草創凡四選格法多所裁定敦復素剛嚴居吏部
請謁不行銓綜平允除給事中冬至節旨下禮部取度
牒四百充賜予敦復奏兵興費廣凡可助用度者尤當
愛惜矧兩宮在遠陛下當此令節欲奉一觴為萬歲壽不
可得有司乃欲舉平時例慶賜乎遂寢有卒失宣帖得
中旨給據太醫吳球得旨免試敦復奏一卒之微乃至
上瀆聖聰醫官免試皆壞成法自崇寧大觀以來姦人
欺罔臨事取旨謂之暗贏指揮紀綱敗壞馴至危亂正

蹈前轍不可長也汪伯彥子召嗣除江西監司敦復論
伯彥姦庸誤國其子素無才望難任澄清改知袁州又
奏召嗣既不可為監司亦不可為守臣居右省兩月論
駁凡二十四事議者憚之復為吏部侍郎彗星見詔求
直言敦復奏昔康澄以賢士藏匿四民遷業上下相狥
廉耻道消毀譽亂真直言不聞為深可畏臣嘗即其言
考巳然之事多本於左右近習及姦邪以巧佞轉移人
主之意其惡直醜正則能使賢士藏匿其造為事端則

能使四民遷業其委曲彌縫則能使上下相狥其假寵竊權簧鼓流俗則能使廉耻道消其誣人功罪則能使毀譽亂真其壅蔽聰明則能使直言不聞臣願防微杜漸以助應天之實又論比來百司不肯任責瑣屑皆取決朝省事有不當上煩天聽者例多取旨由是宰執所治煩雜不減有司天子聽覽每及細務非所以為政願詳其大略其細八年金遣使來要以難行之禮詔侍從臺諫條奏所宜敦復言金兩遣使直許講和非畏我而

然安知其非誘我也且謂之屈巳則一事既屈必以他事來屈我今所遣使以詔諭為名儻欲陛下易服拜受又欲分廷抗禮還可從乎茍從其一二則此後可以號令我小有違異即成釁端社稷存亡皆在其掌握矣時秦檜方力賛屈巳之說外議羣起計雖定而未敢行勾龍如淵說檜宜擇人為臺官使擊去異論則事遂矣於是如淵施廷臣莫將皆據要地人皆駭愕敦復同尚書張燾上疏言前日如淵以附會和議得中丞今施廷臣

又以此躋横榻衆論沸騰方且切齒莫將又以此擢右
史夫知淵廷臣庸人但知覲望將則姦人也陛下奈何
與此輩斷國論乎乞加斥逐杜羣枉門力為自治自彊
之策既又與燾等司班入對爭之檜使所親諭敦復曰
公能曲從兩地旦夕可至敦復曰吾終不為身計誤國
家況吾薑桂之性到老愈辣請勿言檜卒不能屈胡銓
謫貽州臨安遣人械送貶所敦復往見守臣張澄曰銓
論宰相天下共知祖宗時以言事被謫為開封者必不

如是澄娩謝為追還始檜拜相制下朝士相賀敦復獨有憂色曰姦人相矣張致遠魏矼聞之皆以其言為過至是竄銓敦復謂人曰頃言秦之姦諸君不以為然今方專國便敢爾他日何所不至耶權吏部尚書兼江淮等路經制使故事侍從過宰相閤既退宰相必送數步敦復見檜未嘗送每曰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尋請外以寶文閣直學士知衢州提舉亳州明道宮閒居數年卒年七十一敦復靜默如不能言立朝論事無所避帝

嘗謂之曰卿鯁峭敢言可謂無忝爾祖矣

黄龜年字德邵福州永福人登崇寧五年進士第調洛州司理參軍累官河北西路提舉學士呂頤浩見而奇之入為太常博士靖康元年除吏部員外郎拜監察御史尋除尚書左司員外郎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充脩政局檢討官乞令檢正官察通進司帝從其請時頤浩再相植黨傾秦檜引朱勝非奉京祠兼侍讀恐中書舍人胡安國持錄黄不下特命龜年書行議者譏其侵

官遷殿中侍御史會邊報王倫来歸𪚥年劾檜專主和議沮止恢復植黨專權漸不可長乃上書曰臣聞一言而盡事君之道曰忠罪莫大於欺君一言而盡輔政之道曰公罪莫大於私已臣人者背公而狥私則刑賞僭濫慮人主之服其姦則合黨締交相與比周熒惑主聽故附下罔上之黨盛而威福之柄下移禍有不可勝言者伏見秦檜還自金國陛下驟任不一年而超至宰輔乃不顧國家盜威福在已欲永塞言路書上檜罷併劾

檜黨王曉王昞王守道皆罷之檜乃授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官如故龜年又奏比論檜狥私欺君合正典刑投諸裔土以禦魑魅今乃任便居住雖陛下曲全大臣之禮察檜姦狀暴露復寵以儒學最上職名俾優游琳館聽其自如律斷羣盜必分首從為之從者皆已伏誅獨置渠魁可乎又曰臣聞恩莫隆於父子義莫重於君臣不義則後其君不仁則遺其親君親既然則何忌憚而不為檜厚貌深情矯言僞行進迫君臣之

勢陽為面從退恃朋比之姦陰謀沮格上不畏陛下中不畏大臣下不畏天下之議無忌憚如此欺君私已有一即可黜況檜之欺與私顯著者為多乎章凡三上遂褫檜職復上章曰檜行詭而言譎外縮而中邪以巧詐取相位姦回竊國柄收召險倰蟠結黨與陛下以智臨而辨之早以剛決而去之速故端人正士舉手相慶蓋以公天下之同惡耳臣願陛下發明詔以檜潛慝隱惡暴白於天下使知陛下數易相位真不得已也又所以

破為臣姦膽庶朋比之風不復作矣除太常少卿累遷
起居舍人中書舍人兼給事中侍御史常同言龜年陰
結大臣致身要地又交結諸將趣操不正罷歸司諫詹
大方希檜意劾龜年附麗匪人搢紳不齒落職本貫居
住卒六十三龜年微時永福簿李朝旌奇之許妻以女
龜年既登第而朝旌已死家貧甚或勸龜年別娶龜年
正色曰吾許以諾死而負之何以自立遂娶之任子恩
先奏其弟之子人皆義之子衡仕至湖南提舉

程瑀字伯寓饒州浮梁人其姑臧氏婦養瑀為子姑沒始復本姓少有聲太學試為第一累官至校書郎為臧氏父母服服闋除兵部員外郎適高麗使回充送伴使先是使者往返江浙間調挽舟夫甚擾有詔禁止提舉人舡王珣畫别敕遇風逆水澁許調夫瑀渡淮見民丁挽舟如故遂劾珣珣反奏瑀違御筆詔命淮南提舉潘良貴校實良貴奏珣言非是金人入侵求可使者瑀請往未行會欽宗即位議割三鎮命瑀往河東秦檜往河

中瑀奏臣願奉使不願割地不報至中山諸將已得密
諭城守不下瑀與金使王汭俱至燕山還除左正言即
言股肱大臣莫肯以身任天下事且論欲慕祖宗而適
追無術欲斥奄宦而寵任益堅欲鋤姦惡而薄示典刑
欲汰濫繆而苟容僥倖兼聽而不能行其言委任而不
能責其效苟且之習復成黨與之私寖廣最時病之大
者帝曰朕非不知此慮有未盡決意行之有失耳瑀曰
事固當熟慮然優柔不斷實隳事功帝問李綱宣撫兩

路外議謂何瑀曰僉論固以為宜然綱前與大臣議論不合須賴聖明照察其心任之無疑可也金帥斡里雅布尼堪爭功故斡里雅布欲和尼堪欲戰朝廷遣人齎蠟書約余覩皆為尼堪所得瑀因言金兵圍我重鎮數月不能解豈能出塞共謀人之國莫若遣使議和然謹飭邊備徐觀其變使未行瑀復言徐處仁庸俗吳敏昏懦唐恪傾險政事所以不振請盡黜免別選英賢共圖大計帝嘉納之時御史李光言星變帝疑以問瑀對言陛下

毋問有無第正事脩德則變異可消瑀嘗論蔡京罪帝因言吳敏庇京又疑光黨京謂瑀曰須卿作文字來瑀辭改屯田郎官謫添監漳州鹽稅高宗即位召為司封員外郎遷光禄少卿國子司業請祠主管亳州明道宮尋名赴行在疏十事以獻除直秘閣提點江東刑獄召為太常少卿遷給事中兼侍講建脩政局其目曰省費裕國彊兵息民瑀條上十四事皆切時務時三衞單弱五軍多出於盜瑀言李捧崔增輋各將其徒張俊王𤫊

本無兵機令呂頤浩出征即捧增輦便可使隷戎行帝因言頤浩熟於軍事在外總諸將檜在朝廷庶幾内外相應然檜誠實但太執耳瑀曰如求機警能順旨者極不難得但不誠實則終不可倚帝然之權邦彦除簽書樞密院瑀言邦彦五罪疏三上不報求罷除兵部侍郎不拜以敷文閣待制知信州侍御史江公躋左司諫方公孟言瑀不可去復以為給事中久之復命知信州胡安國劉一止言瑀忠信可以備獻納正直可以司風憲

不宜去遂復留頤浩薦席益既得旨以御批示後省官
瑀曰益為人公豈不知何必用頤浩曰給事不見御批
耶瑀曰已見矣公不能執奏乃先示瑀輩欲使不敢論
駁耶然益之來非公福也頤浩赧然即劾益未幾以言
者罷提舉亳州明道宫尋復徽猷閣待制知撫州無何
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居父母喪服除知嚴州徙宣州
復奉祠俄召赴行在除兵部侍郎兼侍讀因論鄧禹嘗
言興衰在德厚薄初不論大小光武不數年定大業禹

言如合符契今英俊滿朝豈無為陛下畫至計者願厲志而已尋遷翊善論金人入侵未嘗一大衂有輕我心豈可保其不背盟宜省費抑末常賦外一毫不取於民民日益厚兵日益彊使金人不敢窺為長計帝曰且作十年瑀再拜曰十年之說願陛下早夜毋忘除兵部尚書檜既主和瑀議論不專以和為是檜忌之改龍圖閣學士知信州會大水檜見瑀奏牘謂同列曰尭之洪水不至如是瑀遂稱疾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坐通書李

光降朝議大夫卒年六十六瑀在朝無詭隨嘗為論語說至弋不射宿言孔子不欲陰中人至周公謂魯公則曰可為流涕洪興祖序述其意檜以為譏已逐興祖魏安行鋟版京西漕司亦奪安行官籍其家毁板檜死瑀子孫乃免錮云有奏議六卷

張闡字大猷永嘉人幼力學博涉經史善屬文將命名夢神人大書闡字曰以是名爾父異之力勉其為學未冠由舍選貢京師登宣和六年進士第調嚴州兵曹掾

兼治右獄時方臘作亂闡倡守禦計有義士請身督戰
既戰稍却州將怒付闡治將殺之闡力爭曰是士以義
請戰官軍却勢不得獨前非首奔者殺之何罪州將意
解士得免李回帥江西席益帥湖南皆辟置幕下羣盗
據洞庭官軍多西北人不閑水戰闡建策造戰艦以大
艦為營小艦出戰乘水涸直擣賊巢賊勢以衰諸司交
薦改秩吏部以微文沮之闡弗辯求嶽祠歸歷鄂台二
州教授紹興十年詔侍從各舉所知給事中林待聘以

闡聞名對時金人議和歸闗中地闡首言闗中必爭之地古號天府頗固守以蔽巴蜀圖中原次言監司郡守薦舉之弊又乞嚴禁遏糴以濟江浙水患召試館職除祕書省正字遷校書郎兼吳益王府教授時諸將恃功遷爵賞有過則姑息又兵布於外禁衛單寡闡上疏極論之後稍進退諸將必當其實且召諸道兵以益禁旅皆如闡言十三年遷祕書郎兼國史院檢討官秦檜每薦臺諫必先諭以已意嘗謂闡曰祕書久次欲以臺中

相處何如闡謝曰丞相見知得老死祕書幸矣檜默然
竟罷主管台州崇道觀歷泉衢二州通判二十五年冬
帝躬攬萬機起闡提舉兩浙路市舶入為御史臺檢法
官升吏部員外郎孝宗在王邸帝妙選宫僚謂莊重老
成無踰闡者改命祠部兼建王府贊讀三十一年春大
雨無麥苗荆淛盜起詔侍從臺諫條陳弭灾禦盜之術
闡上疏曰和議以来歲有聘幣民不堪命臣願陛下毋
以金人困中國可乎歸正人時有遣還之命怨聲聞道

路臣願陛下毋使金人得以甘心可乎州縣吏職卑地遠漁奪之禍被於編籍臣願陛下嚴贓吏之誅可乎蠲租之令已赦復征寛大之澤例為虛文臣願陛下申詔令之禁可乎是數者能次第行之則足以動天地召和氣災異盜賊不足慮也又言金主亮將入侵宜守要害防海道三邊不可無良將督視不可無大帥疏奏帝嘉納面諭曰卿所言深中時病但遣人北歸已載約書朕不忍渝也遷將作監進宗正少卿三十二年孝宗即位

闈權工部侍郎兼侍講入謝言諸將以敗為捷冒受爵秩州廂禁軍因覃霈皷譟希厚賞不可不正其罪時悉為施行金主亮死葛王褎復求和再議遣使闈言宜嚴遣使之命正敵國之禮彼或不從則有戰爾如是則中國之威可以復振帝曰使者報聘故事也舊約不從朕志定矣是冬給札侍從臺諫條具時務闈上十事皆剴切當時應詔數十人惟闈與國子司業王十朋指陳時事斥權倖無所回隱明日召兩人對內殿帝大加稱賞

賜酒及御書時進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册寶工部例進官闡辭或曰公轉一階則澤可以及子孫奈何辭闡笑曰寶册非吾功也吾能為子孫冒無功賞乎隆興元年真拜工部侍郎闡奏臣去冬乞守禦兩淮陛下謂春首行之夏秋當畢今其時矣帝曰江淮事盡付張浚朕倚浚為長城會督府請受蕭琦降詔問闡闡請受其降俄報王師收復靈壁縣闡慮大將李顯忠邵宏淵深入無援奏請益兵殿後已而王師果失利衆論歸罪於戰闡

曰陛下出師受降是也諸將違節度且無援而敗當矯前失安可遽沮鋭氣帝壯其言盍出御前器甲付諸軍手詔勞浚軍聲復振時數易臺諫闡力言之請增廣諫員帝曰臺諫好名如某人但欲得直聲而去闡曰唐德宗疑姜公輔為賣直陸贄切諫願陛下深以為鑒帝再三嘉奬金人求和帝與闡議闡曰彼欲和畏我耶直款我耳力陳大害不可許帝曰朕意亦然姑隨宜應之帝記賣直之語謂胡銓亦及此朕非拒諫者辨是

非耳闡曰聖度當如天柰何與臣下爭名帝曰卿言是也頃之除工部尚書兼侍讀金副元帥赫舍哩志寧以書諭通好所請三事國書歲幣之議已定惟割唐鄧海泗未決將遣王之望龍大淵通問而衆言紛紛不已闡謂不與四州乃可通和議論先定乃可遣使令彼為客我為主我以仁義撫天下彼以殘酷虐吾民覩金勢已衰何必先示以弱朝論韙之帝用真宗故事命經筵官二員遞宿學士院以備顧問闡入對尤數屢引疾乞骸

骨帝不忍其去三年闡請益力迺除顯謨閣直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陛辭帝問所欲言闡奏許和則忘祖宗之讐棄四州則失中原之心遣歸正人則傷忠義之氣惟陛下毋忘老臣平昔之言其指時事尤諄切帝眷益篤諭以秋涼復召加賜金犀帶特許佩魚居家踰月卒年七十四特贈端明殿學士朱熹嘗言秦檜挾敵要君力主和議羣言勃勃不平檜既摧折忠臣義士之氣遂使士大夫懷安成習至癸未和議則知其非者鮮矣朝論

間有建白卒雜言利害其言金人世讎不可和者惟胡
右史銓張尚書闡耳子叔椿
洪擬字成季一字逸叟鎮江丹陽人本弘姓其先有名
珍者嘗為中書令避南唐諱改令姓後復避宣祖廟諱
遂因之擬登進士甲科崇寧中為國子博士出提舉利
州路學事尋改福建路坐譴通判鄆州復提舉京西北
路學事歷湖南河北東路宣和中為監察御史遷殿中
進侍御史時王黼蔡京更用事擬中立無所附會殿中

侍御史許景衡罷擬亦坐送吏部知桂陽軍改海州時山東盜起屢攻城擬率兵民堅守建炎間居母憂以祕書少監召不起終喪為起居郎中書舍人言兵興累年饋餉悉出於民無屋而責屋稅無丁而責丁稅不時之須無名之歛殆無虛日所以去而為盜今關中之盜不可急宜求所以弭之江西之盜不可緩宜求所以滅之夫豐財者政事之本而節用者又豐財之本也高宗如越執政議移蹕饒信間擬上疏力爭謂舍四通五達而

趨偏方下邑不足以示形勢固守禦遷給事中吏部尚書言者以擬未嘗歷州縣以龍圖閣待制知温州宣撫使孟庾總師討閩寇過郡擬趣使赴援庾怒命擬犒師擬借封樁錢用之已乃自劾賊平加秩一等召為禮部尚書遷吏部渡江後法無見籍吏隨事立文號為省記出入自如至是脩七司敕令命擬總之以舊法及續降指揮詳定成書上之金人再攻淮詔日輪侍從赴都堂給札問以攻守之策擬言國勢彊則戰將士勇則戰財

用足則戰我為主彼為客則戰陛下移蹕東南前年幸
會稽今年幸臨安與王之居未有定議非如高祖在關
中光武在河內也以國勢論之可言守未可言戰擬謂
時相姑議戰以示武實不能戰也紹興三年以天旱地
震詔羣臣言事擬奏曰法行公則人樂而氣和行之偏
則人怨而氣乖試以小事論之比者監司守臣獻羨餘
則黜之宣撫司獻則受之是行法止及疏遠也有自庶
僚為侍從者卧家視職未嘗入謝遂得美職而去若皷

院官移疾廢朝謁則斥罷之是行法止及冗賤也權酤立法甚嚴犯者籍家財充賞大官勢臣連營列障公行酤賣則不敢問是行法止及孤弱也小事如此推而極之則怨多而和氣傷矣尋以言者罷為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始擬兄子駕部郎官興祖與擬上封事侵在位者故父子俱罷起知温州提舉亳州明道宫卒年七十五謚文憲初擬自海州還居鎮江趙萬叛兵逼郡守臣趙子崧戰敗遁去擬挾母出避遇賊至欲兵

之擬曰死無所避願勿驚老母賊舍之他賊又至臨以刃擬指其母曰此吾母也幸勿怖之賊又舍去有淨智先生集及注杜甫詩二十卷

趙逵字莊叔其先秦人八世祖處營徙蜀家於資州逵讀書數行俱下尤好聚古書考歷代興衰治亂之迹與當代名人鉅公出處大節根窮底究尚友其人紹興二十年類省奏名明年對策論君臣父子之情甚切擢第一時秦檜意有所屬而逵對獨當帝意檜不悅即罷知

舉王曮授逵左承事郎簽書劒南東川帝嘗問檜趙逵安在檜以實對久之帝又問除校書郎逵單車赴闕征税者希檜意捜行槖皆書籍才數金而已既就職未嘗私謁檜意愈恨逵賡御製芝草詩有皇心未敢宴安圖之句檜見之怒曰逵猶以為未太平耶又謂逵曰館中祿薄能以家來乎逵曰親老不能涉險遠檜徐曰當以百金為助逵唯唯而已又遣所親申前言諷逵往謝逵不荅檜滋怒欲擠之未及而死帝臨哭檜還即遷逵著

作佐郎兼權禮部員外郎帝如景靈宮祕省起居惟達一人帝屢目達即日命引見上殿帝迎謂曰卿知之乎始終皆朕自擢自卿登第後為大臣沮格久不見卿秦檜日薦士未嘗一語及卿以此知卿不附權貴真天子門生也詔充普安郡王府教授達奏言路久不通乞廣賜開納勿以微賤為間庶幾養成敢言之氣帝嘉納之普安府勸講至戾太子事王曰於斯時也斬江充自歸於武帝何如達曰此非臣子所能王意蓋有所在也二

十六年遷著作郎尋除起居郎入謝帝又曰秦檜炎炎不附者惟卿一人逵曰臣不能效古人抗折權姦但不與之同爾然所以事宰相禮亦不敢闕又曰受陛下爵祿而奔走權門臣不惟不敢亦且不忍明年同知貢舉盡公考閱以草舊弊遂得王十朋闔安中始逵未出貢闈蔣璨除戶部侍郎給事中辛次膺以璨交結希進還之帝怒罷次膺付逵書讀逵不可璨以此出知蘇州次膺仍得次對逵兼給事中未幾除中書舍人登第六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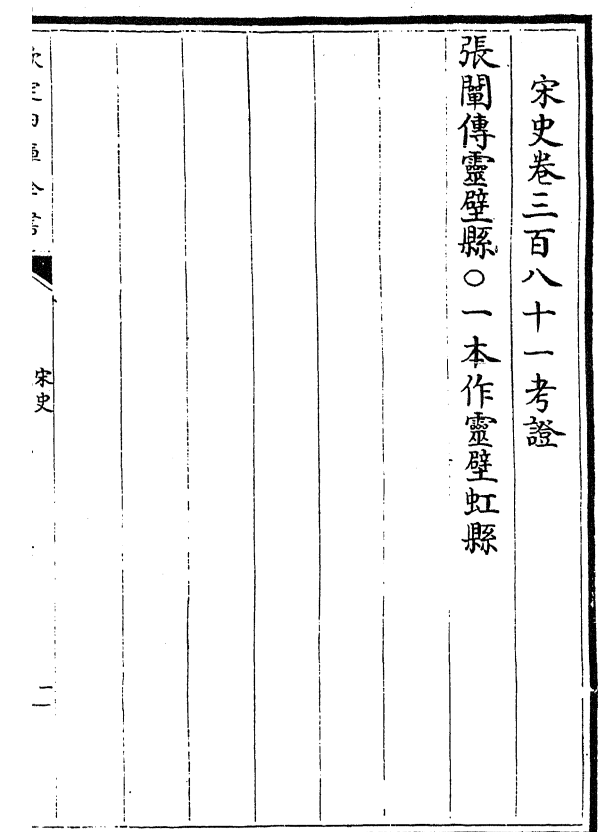
而當外制南渡後所未有也帝語王綸曰趙逵純正可
用朕於蜀士未見其比朕所以甫二歲令至此報其不
附權貴也先是逵嘗薦杜莘老唐文若孫道夫皆蜀名
士至是奉詔舉士又以馮方劉儀鳳李石刘次雲應詔
宰執以聞帝曰蜀人道遠其間文學行義有用者不因
論薦無由得知前此蜀中宦游者多隔絶不得一至朝
廷甚可惜也自檜顓權深抑蜀士故帝語及之逵以疾
求外帝命國醫王繼先視疾不可為矣卒年四十一帝

為之抆淚嘆息逵嘗自謂司馬温公不近非色不取非財吾雖不肖庶幾慕之方檜權威時忤檜者固非止逵一人而帝亟稱逵不附麗又謂逵文章似蘇軾故稱為小東坡未及用而逵死惜其論建不傳於世有棲雲集三十卷

論曰如圭師於安國居正師於楊時敦復師於程頤表臣交於陳瓘其師友淵源有自來矣故其議論讜直剛嚴鯁峭不惑異説不畏彊禦槩大略相似若夫居正辨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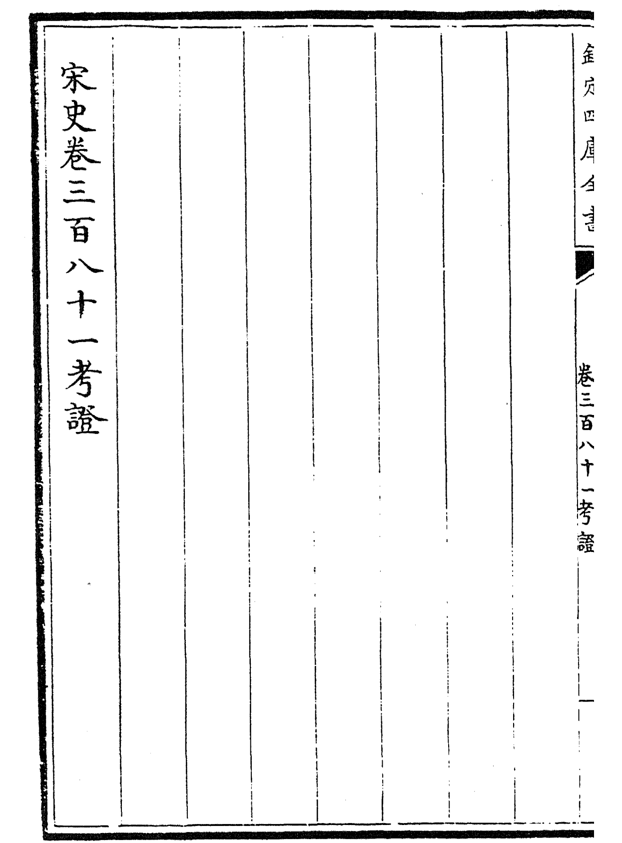
氏三經之繆黿年首劾秦檜主和之非程瑀力排蔡京之黨尤為有功於名敎張闡論事無避洪擬朴實端亮趙逵純正善文皆一時之良為檜所忌而不撓者語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信哉

宋史卷三百八十一



宋史卷三百八十一考證

張闡傳靈壁縣○一本作靈壁虹縣



宋史卷三百八十一考證